



# 树德里108号的星火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高峰

站在树德里108号门前，石库门的青砖黛瓦透着岁月的厚重，门楣上“中共一大会址”的字样，将思绪瞬间拉回百年前那个不平凡的夏天。

推开那扇木门，堂屋内的八仙桌、木椅依旧摆放如初，仿佛还能看见13位年轻人围坐于此的身影——他们平均年龄不过28岁，却在法租界的喧嚣与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低声擘画着中国未来的方向。就是在这方不大的空间里，中国共产党宣告诞生，58人的火种自此点燃，如今已燎原成超1亿人的信仰长河。

为何定名“共产党”？百年前的他们，或许未曾想过这个名字会成为亿万人心中的精神旗帜。彼时的中国，山河破碎，百姓在苦难中挣扎，无数仁人志士试过变法、试过革命，却都没能走出黑暗。而这13位年轻人，从马克思主义中看清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认定了这条救亡图存的道路。即便会议中途因巡捕骚扰被迫转移，那份笃定也未曾动摇——他们带

着手稿辗转至嘉兴南湖，在摇晃的红船上完成了最后的议程，将“坚持到底”的信念，刻进了党的基因里。

最令人感慨的，莫过于13位代表迥异的人生轨迹。有人把初心守成了终生信仰：李大钊面对绞刑架高呼“共产主义在中国必然胜利”，用生命践行誓言；董必武历经长征、抗战、解放，始终以党员的身份扎根群众，直至晚年仍心系民生。也有人在风雨中迷失了方向：或因畏惧迫害退缩，或被利益诱惑背叛，最终沦为历史的尘埃。命运的分岔口，选择不同，结局便天差地别。这恰是对“认准方向、坚持到底”最生动的诠释——伟大的事业从不是坦途，唯有守住初心、扛住考验，才能在时代的浪潮中留下坚实的足迹。

百年光阴流转，树德里108号的灯光，早已照亮了神州大地。从长征路上的草鞋到抗疫一线的防护服，从脱贫攻坚的驻村日记到科技创新的实验室记录，一代又一代党员沿着先辈的方向前行，把“为人民服务”的承诺落到实处。百姓记得，洪水来袭时，党员干部

带头跳进激流筑堤；山区群众记得，驻村书记背着行囊扎根田间，帮村子种出致富果；社区居民记得，疫情期间，党员志愿者上门送菜、代购药品，把温暖送到家门口。正是这份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守，让党从58人的小团体，成长为超1亿人的大队伍，赢得了亿万民心的拥护。

离开会址时，夕阳为石库门镀上一层暖光。回望树德里108号会址，这里不仅是一个地址，更是一座精神坐标——它见证了最初的信仰，也昭示着永恒的方向。百年征程中，变的是党员的数量、时代的考题，不变的是“坚持到底”的信念与“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如今，这颗从树德里点燃的星火，已在亿万人民心中燎原，正带着中华民族的梦想，向着更辽阔的未来前行！

## 郭沫若缙云山 激情挥毫记轰炸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朱渝生

重庆北碚依山傍水，风光旖旎，是巴渝地区一座风景优美的小城，也是重庆的后花园。抗战时期，这座文化小城深留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的创伤。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对北碚进行了四次轰炸。其中一次，郭沫若正陪同外宾在缙云山上观光。面对日寇的暴行，郭沫若用笔记录了他的所见与所感。

1940年7月31日，郭沫若陪同法国驻华总领事杨克维夫妇游览缙云山，受到缙云山世界佛学苑缙云山汉藏教理学院院长太虚法师的热情接待。他们一行参观了汉藏教理院法物陈列室后，太虚法师请郭沫若先生在一本嘉宾留言册上题词。郭沫若随手翻阅册页，发现老友田汉在这之前的6月16日，曾在这本册页上题过一首诗。郭沫若沉思片刻，提笔正欲在册页上书写。此时，忽然传来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只见一群敌机飞越缙云山，开始对北碚进行轰炸。

郭沫若见此情景，满怀愤怒，奋笔疾书《和田汉》七绝一首。诗云：“无边法海本汪洋，贝叶群经灿烂装；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白日暗无光。”诗后写道：“廿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偕法国总领事杨克维夫妇，用之及鹤龄夫妇来游，见此册前寿昌（田汉字）题诗记遇警报，正拟用其原韵和之，锣声忽传，继而有飞机声，又有轰炸声甚近，盖炸北碚也，日光忽为暗淡。”

这既是一首诗，也是一幅书法，它记载了日军的残暴罪行。这天午后12点45分，敌机36架又窜入北碚上空，越过缙云山后，俯冲低飞，投弹30余枚，又以机关枪扫射，炸死27人，炸毁房屋80间。这是近两个月来，日寇飞机第三次轰炸北碚（《北碚志》有此记载）。

郭沫若的这幅书法题字，是继田汉之后，在特殊情况下和特殊环境里诞生的一幅不同寻常的诗文佳作。

如今细品这幅85年前发黄的书法作品，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该作品诗文并茂，浓墨挥洒，大小巧变；诗韵流畅，笔走龙蛇，诗美字佳，堪称双绝。这是历史的见证，也是一幅珍贵的抗战墨宝，颇具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

## 情迷南糯山

□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陈利民

到西双版纳旅游的第三天，当地诗友便安排去南糯山。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已去过不少名山大川。诗友见我面无忧喜之色，拍拍我肩膀，说：“你远道而来，不会让你失望的。”

在越野车上，诗友一边开车一边介绍说：“傣语的‘南’字，有水与酱两层含义，‘糯’的意思是竹笋。‘南糯’二字，可以译成笋酱，因为傣族有一道菜叫做南糯，南糯山因此而得名。哦，在南糯山上，还有全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亲笔留下的‘南行万里拜茶王’手迹。”

越野车停在一湾水塘旁边，我和诗友沿着狭窄的道路拾级而上。这天，气候湿润，空气清新，林间薄雾缭绕，小溪山泉汨汨。我们登山一小时左右，来到半山腰，见一竹屋。诗友朗声说：“吃茶去。”

我们迈进竹屋。室内大约50平方米，中间是长方形的原木桌，两边摆放着树墩和木凳。朝南方向是一张木制的工作台，工作台上有一些陶瓷茶具。工作台背后靠墙是井字状的货架，一饼一饼的普洱茶令人眼花缭乱。

迎接我们的是哈尼族的姐弟俩。姐姐阿朵19岁，弟弟阿勇14岁，姐弟俩都身着少数民族服装。阿朵热情好客，快言快语，像个耿直的男孩。她立即烧水，洗茶、烫杯、泡茶，动作娴熟；阿勇立在一旁，沉默腼腆，像个害羞的小女孩。

原来，诗友今天带我来，就是要品一品南糯山著名的普洱茶。

我多多少少也了解普洱茶。在余秋雨先生的《品鉴普洱茶》文章中，我获益匪浅。知道普洱茶有生茶与熟茶之分，有老树与新树之别；也有气韵和力度之说，暖润和温厚之感；还有红标宋聘和蓝标宋聘，以及樟香、兰香、荷香、枣香等。

阿朵泡茶，阿勇添水。这时，阿朵提醒道：“去拿些山果，让客人尝尝。”阿勇瞪了姐姐一眼，嘟着嘴极不情愿地离开。“他呀，好高骛远，不愿意留在山寨，小小年纪就想去外面世界闯一闯。我阿爷说，鸟儿飞得再高再远，还是要回巢。”

我和诗友相视一笑。

据阿朵说，在很早之前，这里半坡老寨周围森林茂密，交通很不便利，茶叶外运只能靠马帮。她阿爷就是马帮一员。每年的农历十月之后阿爷进入各个村庄，大量收购品质优良的茶叶，将茶叶驮到思茅、勐

海、勐腊等地贩卖；或者直接茶叶驮到东南亚一些国家去。阿朵骄傲地说：“普洱本地虽然有茶叶，但口感远不及我们南糯山的大树茶。所以，普洱人正是靠着南糯山的茶叶，制作出了闻名中外的优质普洱茶。当然啦，普洱茶的兴旺也带动了我们的南糯山的富裕。”

诗友饶有兴趣地接过话题说，南糯山的茶叶，叶肥芽壮，毫白质优。据清代文人阮福在《普洱茶记》中介绍，“二月间开采，蕊极细白谓之毛尖”，这种优质茶叶就产于如今的南糯山。这种“毛尖”被誉为“南糯白毫”，其明显的特征是：条索较长较紧结，一年的茶汤色金黄，明亮；汤质较饱满，苦弱回甘较快且持久，涩味持续时间比苦长，生津口香；香气高雅，带有花香、蜜香和山野之气。

我喝了几杯生普茶，顿觉唇齿之间清香浩荡，周身温暖，背心已微微发热。茶初入口时，有一丝青涩，一丝微苦，一旦味觉唤醒，便在口中交响，在喉中温和，在胃中征服。这种唯口舌知之，身心知之，时间知之之天地大秘，便是普洱茶独具的品质。如今生活富裕，油腻的食物吃多了，解油的最佳方法就属普洱茶。

夕阳西下，我和诗友离开竹屋，阿朵姐弟依依不舍地挥手与我们道别。南糯山之行，品鉴了优质的普洱茶，让我又多了一份惦念。情迷南糯山，更情迷哈尼族姐弟俩的热情和好客。

